

偶谈集

OUTANJI • OUTANJI

张宝林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偶 谈 集

张宝林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偶 谈 集

张宝林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8.375印张 137,000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定价：2.85元

ISBN 7-202-00645-6/I·160

序

冯英子

196年5月，中国新闻工作代表团应邀赴联邦德国访问，张宝林同志和我在一个团里，我们连头带尾有二十多天时间在一起生活。他是我们代表团中比较年轻的朋友，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潇洒、开朗、活泼，又善于团结大家，帮助大家。

特别使我佩服的是这位年轻朋友头脑中装的东西不少，谈历史典故，如数家珍；论形势时局，通明畅达。而指陈得失时，常能一针见血，言必有中。一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知识这样广博，见闻如此丰富，评论时局，月旦人物，常有自己的看法，道人之所不能道，言人之所不敢言。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回国之后，我们分处两地，他在北京，我住上海，但在报上经常读到他的文章，幽思佳句，纷然杂陈；激浊扬清，去腐生新，犹如异国旅次，娓娓谈故，我为他的见解、为他的成就高兴。

现在张宝林同志将他过去发表的文章，选出

一部分来结集出版了，在当前杂文集队伍，又多了一支生力军，这是更值得高兴的。

杂文的发达是国家兴旺的反映，是民前进的标志，这几年来，杂文有了极大的发达这是我们一个好现象。张宝林同志的杂文，与他的思想性比较深刻。如《寇准与王旦》中，从寇准的缺点谈到领导者的胸襟，说明毛泽东有句话是正确的，但他本人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如《关于〈乡音〉获奖的“议论”》中，他从《乡音》获奖时的一点“民主”，呼吁“希望民主在我们这个国家更加成熟，而且不仅仅在电影界”。如《“始皇帝”与“土皇帝”》中，对于某些地方假科学之名以推行暴政的“土皇帝”作了大刀阔斧的鞭挞。在《“价值判断”析》中，他对日本文部省篡改侵略历史作了严正的抨击。这些篇章，充分反映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当前一些敏感问题的严正立场。

二是他的取材比较广泛。大抵好的杂文，总是即景生情，以小见大，从一滴水中去窥见太阳，片光吉羽之中，道出了深邃的现实。从《手的杂感》中，他从猿猴的前肢解放开始，揭发了某一个与手有关的球队开赴香港“大购奇货”的丑行，他从牛仔裤想到了人体美，从修眼镜写出了我们商业工作的不称职，从圆珠笔芯想到了小商品生产，从《中国日报》的一则启事，想到了

我们的礼貌与文字，从鲍罗廷的多才多艺，看到了“各门科学之间都有相通的地方”，“凡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必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与严肃的科学态度。”这些广泛的题材，使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觉得都是既贴近生活又直面人生，从小事情上看出了大问题。

三是这些文章，有比较丰富的知识性。《且说甲子年》这篇短文，从黄巾起义到一九八四年，从古代史到现代史，历数了历史上许多发生在甲子年的故事，给人以极多的知识，从张平子到达·芬奇，从《颜氏家训》到《浮生六记》，中外古今，无所不包，每读一篇，就能得到一点知识，很有点开卷有益的味道。

最后的一条，就是这些杂文，正如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透过这些冷隽的句子，我窥见了一具睿智的大脑，一双犀利的慧眼，一颗善良的正直的嫉恶如仇的心。”它行文酣畅、流利，着色分明，爱其所爱亦憎其所憎，一如作者的本人。亦庄亦谐，寓机智于夸张之中，或贬或褒，写沉疴用幽默之笔。正如《读〈永玉三记〉的三记》这篇文章中所说：“这不是漫画，不是哲学，不是寓言，不是诗。但它有漫画的夸张，哲学的深刻，诗的隽永，寓言的机智，因此它又是漫画，又是哲学，又是寓言，又是诗。”以此评此书，也非常贴切和恰当。

我先睹为快地看了这本书的许多篇章，觉得这不仅是一本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发的书，也是一本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鼓舞的书，激浊扬清，其在斯乎。

击节之余，书此短文，用以代序，并为本书的出版祝贺。

1989年3月26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冯英子 (1)
礼貌与文字.....	(1)
廖沫沙的幽默.....	(4)
《公正舆论》观后随想.....	(7)
比标题.....	(13)
旧闻新感.....	(17)
读《彭德怀自述》想起的.....	(18)
关肃霜戒酒的启示.....	(21)
也谈毁誉.....	(22)
漫话书法艺术.....	(25)
“失鸡盗犬”与职业道德.....	(28)
“价值判断”析.....	(30)
从噪声说起.....	(33)
迈出稳健的步伐.....	(35)
关于引文的随感.....	(37)
猪年说瘦.....	(40)
“出头鸟”与“爱鸟月”.....	(42)
说说“教授干政”.....	(44)
“绿粪兜”与“红眼病”.....	(46)

说牌匾·····	(49)
称“家”·····	(51)
烘炉·人手·X·····	(52)
一条新闻界的新闻·····	(54)
且说甲子年·····	(56)
还是“傻子”·····	(59)
白菜与大师·····	(61)
向裴松之学点什么·····	(63)
步鑫生·夏伯阳·小德张·····	(67)
遥寄朱春瀛·····	(70)
从鲍罗廷谈起·····	(73)
漫说“葬我于……”·····	(76)
书记、作家与房子·····	(79)
小汤山二题·····	(82)
说“出名”·····	(84)
关于《乡音》获奖的“议论”·····	(87)
“稀稠”问题·····	(89)
否定“文革”与熔化“铜豆”·····	(92)
“择能而使”的学问·····	(94)
年龄与弹簧·····	(97)
《编辑的幽默》续篇·····	(100)
教授历史命运的变迁·····	(102)
“始皇帝”与“土皇帝”·····	(105)
眼见未必为实·····	(108)
手的杂感·····	(111)

“大奖赛”与专门家·····	(114)
关于服饰的思索·····	(117)
人·猿·服装美·····	(117)
纨裤与布衣·····	(118)
“奇装异服”辨·····	(119)
话说牛仔褲·····	(120)
服装与人体·····	(122)
小报与格调·····	(124)
愿君切勿捧“金牛”·····	(126)
好事一桩·····	(128)
柜台面前·····	(130)
有奖领导·····	(132)
风筝的联想·····	(134)
垃圾井的教训·····	(136)
先生·····	(139)
丰乳器的疑虑·····	(141)
圆珠笔问题·····	(143)
“假”的断想·····	(145)
老残新语（三则）·····	(147)
莫干蠡事·····	(147)
舍有求无·····	(148)
当心“失重”·····	(149)
杂感·····	(152)
鞠躬·脸谱·实事求是·····	(154)
读《永玉三记》的三记·····	(157)

关于邮件误时（三篇）	(160)
我笑不出来了	(160)
也说邮件误时	(162)
邮件误时与报刊整顿	(163)
寇准与王旦	(166)
杂文、尾巴及其他	(170)
从修改足球比赛规则说起	(173)
遥寄凤台老九	(175)
新春话“应景文章”	(178)
推倒围墙	(180)
致富与安贫	(183)
漫话看电视	(185)
从鞭炮说到“寻根”	(188)
出租汽车与现代化	(191)
验明正身	(194)
326:163	(196)
想起了馆阁体	(198)
再说“验明正身”	(200)
有这样的“工厂花园”	(202)
贺木杆秤“退休”	(205)
论虚荣	(207)
也是两只轮子	(209)
“终身制”	(211)
多长两个心眼	(213)
鲟鱼叹	(215)

想起了殷墟·····	(217)
仆·····	(219)
“吃文化”的扬弃·····	(222)
外国人也讲节约·····	(224)
话说“滑杆”·····	(226)
“进口除虫菊”·····	(228)
为“皇女”一呼·····	(230)
男子美容·····	(233)
莫知何物·····	(235)
预售问题·····	(237)
再谈预售问题·····	(239)
纸币溯源·····	(241)
有点可乐·····	(243)
可敬的“老伯伯”·····	(245)
编一本《食货怪志》·····	(247)
记梦·····	(249)
退一奖二罚十·····	(251)
信誉与法律·····	(253)
稚女经商·····	(255)

礼貌与文字

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以来，语言“净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请”、“对不起”等礼貌用语日渐普及，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口头语言，一种是书面语言，这后一种语言——文字的礼貌和文明，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字比语言在社会交际中所起的作用更大。语言一旦形成文字，接受对象就不是一人两人，影响范围也不止一时一地。书面语言是否文明、优美、合乎礼仪，也应当成为衡量一个人或一个集体道德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很可惜，我们翻阅报章杂志，浏览广告招贴，甚至逛商店、看电影，却常常发现措词生硬、口气冷漠的文字。例如，“严禁”、“概不”大家都是熟悉的，见多了甚至不以为怪，其实，为什么不改成“请勿”、“恕不”呢？还有“闲人免进”，简直缺乏起码的礼貌。什么是“闲人”？无非是自己不认识或与自己业务无关的人。这种轻

蔑性的称谓，早就应该废弃了。笔者还在有些公共车辆上见到一句绝妙的警句：“严禁你与司机谈话”，“严禁”犹嫌不够，还要把“你”字写成黑色的粗体字（其他均为红字），以显示“你”与“他”的区别。诚然，书写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写法，未免使读者触目惊心。

“礼者自卑而尊人”（《礼·曲礼》）。所谓礼貌，表现在文字上，也就是对读者要显示尊重，于自己则尽量谦恭。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的文字向来讲究温文尔雅。但是，在十年浩劫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带上枷锁，打入冷宫，礼貌用词当然不能幸免。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勒令”、“不得有误”、“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等“最后通牒”式的语言，似乎礼貌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粗野倒成了无产阶级的美德。一场狂飙过后，林莽梢杀，落红无数，是重整园林、再育芬芳的时候了。

当然，提倡礼貌用词并非主张复古，弄得尊称必“满纸抬头”，谦辞则“死罪死罪”：对于那些封建糟粕，无疑应当弃之如敝屣。但是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书面礼貌用词，却应尽快地将它们“请”回日常交往中来。有这些用词同没有这些用词是大不一样的，如果有谁对这一点还有疑义的话，请读关于英文《中国日报》的一则启事：

《中国日报》委托本报在港澳印刷发行，……

由于《中国日报》每周只出版五天……星期一和星期二无报。敬希读者垂注。

香港《文汇报》谨启

“敬”、“垂”、“谨”寥寥三字，文质彬彬。去掉这三个字固然亦无不可，但同时也去掉了给人家的好印象。如果不仅去掉这几个字，而且改为“周一、周二来我报者，概不接待”，恐怕就大煞风景了。

(原载《中国财贸报》1981.7.23)

廖沫沙的幽默

许多作家、诗人，常常也是幽默大师。1968年，廖沫沙作为大名鼎鼎的“三家村”主将、江青钦定的“大特务”被投入监狱。这批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总算还做了一件“好事”，允许他读《马恩选集》和《毛泽东选集》，没有把他完全“与世隔绝”；对于这几本书，他念的熟极了。除此以外，还有两份读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这个时期的一报一刊，是谣言、诡辩、帮八股的大本营，真正是“臭名昭著”，但是，报纸毕竟是新闻纸，字里行间总是透露一些消息，而且“反面文章正面看”也有不少乐趣。唯其如此，他每天都读报，并且读得很认真。

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载歌功颂德的文章，写文章的人有各类吹鼓手，有冒牌的“工农兵”，当然也有一些怀着朴素感情的上当受骗的人。明明是一场应当诅咒的亘古未有的大灾难，报纸上却天天嚷嚷“好”、“好”、“好”、“就是好”，这种表象与本质的深刻的矛盾，前提与结论的尖锐冲突，构成了一幅多么富有讽刺意味的画面！廖沫沙的

幽默感油然而生。

然而，当时的政治气氛、尤其是身陷囹圄的环境，使他不能写讽刺诗，也不能作杂文，怎么办？“山人自有锦囊妙计”。报纸上“喜歌”天天有，不仅有汉语的，还有少数民族语和各种外语的。他把后者的“好”字译音收集在一起，共得十七种之多，然后将它们密密麻麻地誊写在一张香烟包装纸的背面，冠以“顶好歌”三字。这十七种译音基本保持原样，只有一个作了改动，这就是英文“Very good”，他把它译作“费力鼓捣”。全诗如下：

顶 好 歌

拿哈依提雅克西（维吾尔）

依赫赛那（蒙古）亚古都（藏）

恩德特拉那（鄂伦春）

古牙古牙（藏）瓦吉瓦（彝）

费力鼓捣（英）火来热（俄）

苏米里（阿尔巴尼亚）布拉夫（意大利）

果依斯（阿尔及利亚）

德拉拉姆洛查（尼泊尔）

布拉布拉（罗马尼亚）胡派（伊朗）

沙瓦沙瓦（坦桑）

阿戛意（国名漏抄）拉贝斯（突尼斯）